

# The Road I've Taken — 專訪林瑋嬪教授

文：人類一 王仲群

放學後，我們匆匆趕到系館。和瑋嬪老師約好的五點半訪問，卻因時間沒有掌控好而遲到。敲門進入研究室，老師正在指導一位學生的作業，神情認真而專注。訪問開始前老師唸了一頓，對於我們的遲到造成的困擾，老師感到略為不耐。老師提醒我們，守信和守時是很基本的禮儀。然而在接下來的訪談，又見到老師平易近人的一面，可見平日老師很關心學生，對於原則也非常重視。

小時候成長於南部的老師，對於周遭文化的理解與好奇在她心裡種下了一顆人類學的種子。但那是個浪漫的想像和夢想，對於人類學的美好憧憬到了高中時期因著家人的反對而埋藏在心裡，後來轉而進入了圖資系。即便如此，那顆小小的種子並未放棄，它持續發芽、成長。在

圖資系修習之餘，老師也選修一些人類學的課程，想要理解人類學究竟是一門什麼學科。「大學是個開始，是自由開放的環境，能讓我們慢慢思考未來的道路要怎麼走。」在大四時，老師在偶然的機會看了陳其南教授的一本書，《文化的軌跡》，內容探討台灣電子花車、鋼管秀等本土文化。平易近人的文筆以及對於自身環境的思考正符合老師對於人類學的期待，這使得她對人類學產生更濃厚的興趣。

「人類學不像會計系或國企系，市場有限。因此我念到了博士班，心底仍存在著徬徨和不確定感。」對於我們的提問，老師毫不諱言人類學在台灣的困境。但老師認為，興趣還是首要的關鍵。她鼓勵我們應該要多方面嘗試，試了才會知道自己對於這門學問是否真的有興趣。老師也提到

自己的經驗，她之前念圖資系時接觸了視聽教育的課程，其中一項作業激起了她對於影片拍攝的興趣。而對於文學的喜愛，也讓她曾想過要往作家的路嘗試。

但是最後引導老師專注往人類學發展的是什麼？「經歷一些事以後，會讓你更瞭解自己，做出決定。」在拍攝影片的成果發表時，原以為自己這組的作業一介紹當初最新穎的攝影器材一最好發揮的，然而沒想到最後脫穎而出的竟是大家最不好、介紹老舊器材的小組。這使得她意識到有能夠寫出好的劇本才是能夠拍出一部好的影片的開始。也因著這樣的體悟老師暫時打消了朝影片拍攝方面進修的念頭，決定要先專心把人類學念好，培養自己撰寫民族誌的能力。

老師告訴我們，年輕人對於自己到底合適什麼或能夠把什麼事情做好一定不清楚。因此在大學四年要廣泛的嘗試，經歷過後就會逐漸瞭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當然過程中也是會遭遇瓶頸的。」老師提到她在讀博士班時也曾被指導老師質疑人類學能力，一度想要放棄了。在最困難的時候，老師還曾經像卜杯般的將自己的未來賭在一篇文章上。她走到圖書館，從架上拿了一本《英國皇家人類學刊》，隨便翻一篇文章來念。她告訴自己：如果連這麼好的人類學刊物裡面的文章都看不懂，自此就放棄人類學罷！她還記得當時翻到的是一篇描述巴西漁村的論文，讀完後她覺得自己都能夠理解作者的想法，並喜愛這樣的研究方式，所以她決定不讓一時的挫折打垮自己，繼續走下去。如果當時因此放棄，「或許現在就不會在這裡教書了吧。」

儘管有這親身經驗，老師還是認為遭遇瓶頸時要多找人談，和學長姐或老師都可以。將問題和困難說出來，尋求他人的協助，也可以較容易解開這個環節。「老師對學生來說，應該是『助力』而不是支配者。」老師也鼓勵我們，在平時就可以多找老師討論，瞭解人類學及各學科發展的動向。

看著老師分享自己人類學歷程時的熱情，對照著書櫃裡一排一排的專書，心中對於自己的方向也開始有了定位。老師也推薦了她覺得很不錯的書給我們：《消失中的江城》。對於中國長江村落的文化探究和作者的文筆，老師都有很好的評價。透過這次的訪問，對於一些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徬徨也獲得解答。我們這些小大一們，也很期待下學期老師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文化觀點和探究。

# 彩雲之南田野間 — 專訪王乃愛學姐

文：人類一 王仲群

和學姐相約在系圖碰面，小小的圖書館裡還有很想被訪問可是又拒絕受訪的尹意智學長；小黑也窩在裡頭，安安靜靜地聽我們聊天。

大學就讀政大公共行政系，輔修民族學的學姐，對於人類學的興趣自是大學時期的兩次田野。一次是到雲南南邊的西雙版納，並有機會進入傣族、基諾族、哈尼族、布朗族的村寨參訪，第二次則是到滇東南的文山州，走入苗族(Hmong人)村寨進行田野工作，對於在台北長大的學姐，那是很特別的經驗。田野中的人物、景色、生活方式讓她大感興趣，並開始思索在自己生活中一直以為理所當然的一些事情。

因為這些經驗，學姐開始積極旁聽系上的課程，如顏學誠老師的〈人類學史〉和黃應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在大學的工作經驗，促使學姐對社會學一直抱持著高度的興趣，但在其田野經驗中，卻發現社會學無法細膩地說明一些現象上的差異，人類學反而更能貼近事實，因此投入了人類學的研究。學姐認為，除了基本人類學理論，我們應該也需具備哲學基礎。而田野考察更是人類學家不可或缺的技能，可增進我們不同的見解和看法，也可以走出書本的框架、拓展視野。

人類學起源於西方，身為非西方主流文

化的台灣學者，學姐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認為我們「一方面要瞭解外國人類學家們在對話的西方主流思潮，一方面要透過非母語的語言去瞭解另一個文化，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許多雙向的溝通及跨越」。學姐就自身在中國大陸的田野經驗也提出一些想法：她認為台灣人在大陸作田野，因為受到兩岸政治局勢的影響，難免會有些緊張之處。但她覺得面對爭議要歷史地來看待和處理一必須先試著去瞭解對方立論的背景，也同時去關照自己是處在怎樣的結構之中，不要將事情視為理所當然，畢竟「不順利也是田野的一部分。」

至於對自己未來的規劃「基本上就是往學術界發展或者是教職發展。」學姐也希望，未來能盡己之力將人類學推廣給大眾，讓人類學可以更貼近生活，而不只是冷冰冰的學術研究。

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們也被問到當初選讀人類學系的初衷。在高中時期仍在探索階段，選讀的科系可能是就自己的性向和志趣所在而填的。但有時候想像和現實會不盡相同，心中的夢想科系實際去念了有可能不是那麼一回事。大學提供我們多方面嘗試的環境，讓我們逐步找到未來走向。透過學姐的經驗分享，對於自己的未來、在人類學的修習也有了更清楚的概念和藍圖。

# 滿足與反芻於冬夜 — 雪落青松 Snow Falling on Cedars 影評介紹

文：人類一 蘇上雅

俯仰於大學多采繁忙的活動中、喘息於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報告考試之間、茫茫然在冬天的一個半夜被寒風吹醒而失眠……處在沒有任何一篇極富「詩」意的民族誌能療癒你寂寞心靈的無奈狀態下，何妨在夜幕低垂時，以電腦螢幕之火燃起暗室一道光芒，接上一條使你與世界接軌的導火線，敲上對岸所謂「愛在冰雪紛飛時」，兩個鐘頭又九分鐘的旅程，引領你飛越太平洋與七十年歲月，來到美國西北華盛頓州，時間是1950 A.D.

關於情節的部分就不先說破，在此將針對在欣賞這部電影時可細細品味的橋段給予提示。不過，儘管電影是透過很直接的方式呈現欲表達的情感、控訴，它的美終究是由原著者、導演者、演員、觀眾的視角綜合而成，而我的視角與你的視角或有差異，藝術也因此產生錯落之美。以下就姑且聽我隨口談談這部片的層次與我所看到的內涵吧！

從一個傳統農業小鎮、一樁漁夫溺斃案件，照鑑美國白人與日本移民間的文化差異、戰後的仇恨，以及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曲。這是一部愛情片，也是一部犯罪懸疑片，更加上時間與文化的滲透……或者，其實愛情在片中才是溫醇的糖衣，從人皆易感的直觀情感中滲入，從甜美與苦澀交織的情愛裡析出更深沉而古今皆存的課題。

這部電影的故事結構極度完整勻稱，情節緊湊且行進方式亦不晦澀難懂，在攝影細節的講究、角度的處理上也十分細緻(該片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攝影提名)。這些優點讓我們在面對較陌生的一段歷史脈絡，或面對一個對任何人而言雖熟悉卻又沉重的族群歧視探討時，能夠專注凝神、同時沉浸在精采的故事與不自覺的感慨與反省中。

當然這部影片絕非完美。完整的敘事情節雖讓人感到滿足，卻隱隱有不真實之感；且本片仍有其鮮明的教育理念及立場——從情節、法庭對辯的刻劃中你可以深刻察覺。不過，在雙方答辯過程中，也能聽到許多值得深思的馮語。另外，欣賞這

部電影時，你可以從事件、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深入觀察到西方與日本文化所重視的不同價值，主角與日本文化的接觸、理解過程也是一個有趣的切入面。本片處理文化習慣部分雖未全面亦堪稱細緻。最後，從藝術面切入，這部電影也用了許多物與景來象徵一些抽象的情感，雖然整部片的聲效不甚熱鬧，色彩亦不算豐富，卻較普遍美國電影融合了別致的東方風格，值得細究品味。

一部電影在兩個多小時中圓滿落幕，一份苦痛未解的鬱結終究得到解脫，然而族群間的偏見與仇恨，又將透過什麼契機而從枷鎖中釋放呢？我想，這是做為一個哺育於人類學深廣知識嬰孩的我，或者身為一位現代公民，在觀影後必須深深反芻的問題。

**影片資料：**  
◆導演：斯科特·希克斯 Scott Hicks  
◆編劇：大衛·古德森 David Guterson  
◆演員：伊森·霍克 Ethan Hawke  
工藤夕貴 Youki Kudoh  
鈴木杏 Ann Suzuki  
里克·云思 Rick Yune  
馬克斯·馮·賽多 Max von Sydow  
詹姆斯·克倫威爾 James Cromwell

# 系上活動 剪影

**講座一**  
不安分的人類學靈魂~從人類學跳Tone到現實產業中的心路歷程  
講者：高偉淳學長/文：王仲群

學長雖然本科念的是人類學，但最後卻是從事飯店管理的職務，雖然職業看似和人類學無直接相關，但飯店是人來人往的地方，不同面孔一一入佳然後離開，在這個與他人接觸頻繁的工作，也是文化人類學田野的現實呈現。

人類學的背景，讓他在工作上有了更強的靈敏度，能針對職務提出很多看法及意見。學長說，這是在台大養成的特質之一。但他也提醒我們，台大光環有時也是一種負擔，像外界可能會認為我們很會思考可是不會親手力行。所以我們做事時應該要更謙遜、不要展現自我優越感，多做而不是多說，用行動來證明我們的實力。

聽完學長的分享，不禁想到該如何規畫未來的出路。之前的研究表示：很多大學生的工作和校內所學並不直接相關。或許，就像學長講的，我們除了專注系上的專業科目之餘，更應該多去旁聽學習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而不是侷限在人類學這個框架之下。未來的工作也許和人類學不相同，但是經過這幾年的養成，相信對於事情的看法或者詮釋角度可以更宏觀，也能運用於工作生活上。

# ~系友講座

**講座二**  
曼妙的求學歷歷~何書本到文化講者：林開世教授/文：張韶韻

在演講甫開始時，老師便說自己並不是最好的範本，但我想老師是由錯誤中學習的最佳範例。在大學四年他將許多時間用於看電影，並且也是在最終才決定走上人類學這條路。在芝大的期間，因為遠離了臺灣的桎梏，故得以對馬克思主義這塊領域做深入研究。然而，老師卻也在芝大求學兩年之後，發現自己寫作論文所面對的問題，並非一時一刻得以解決的，而最終他必須另闢新路，重新開始。

老師說到，在寫作論文時有可能會遇到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有時並非是我們知識或能力不足，而是長久以來沒有人可以洞見癥結。此時，與其執著於難以解決的問題，不如換個方向重新開始，為有這麼做才能夠達成目標。其實，論文的寫作是如此，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想每個人踏上人類學這條道路的原因有百百種，然而究竟是對是錯我們無法於短短的大學四年進行評斷。老師在演講中不斷強調閱讀民族誌的重要性，我想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僅是人類學知識的養成，更重要的是藉由了解異文化來反映自身的奇特或缺陷，由觀察他人來反照自己。人類學不單單只是專業知識技藝的養成，另外也是培養我們看待事物的觀點與態度。

**講座三**  
以醫院為田野，以精神病患為師~民族誌方法在精神醫療實務的運用  
講者：黃嬪齡老師/文：蘇上雅

花蓮的玉里鎮是個美麗純樸的地方，是黃嬪齡老師的故鄉，更是她奉獻生命、致力學習的田野。玉里是個特別的所在——全鎮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精神疾病患者。老師將對人的熱情、感知與好奇運用於工作上，以人類學方法試著理解病患的內心世界，而在互相了解的過程中，也互相學習。

對於一般人而言，精神病患意謂著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若是住家附近計畫興建精神療養院，附近居民甚至會產生鄰避效應(NIMBY, Not in My Backyard)。然而這也許是肇始於主流價值觀的影響，我們會認為精神正常者才會被社會所接受，而多重人格者是不正常的，但是他們其實也是一種次文化。如果試著傾聽他們的想法進入他們的心靈，我們會了解其實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太大。

精神病患的行為、思維也許與主流價值相左，然而，若能摘掉偏見的眼鏡，與他們長期互動、相處，相信我們便能對普世的人類世界有更深一層、更全面性的認識。人類學並不需要侷限於狹義的部落研究，或是未受全球化衝擊的族群，我們身邊可能就存在值得我們進一步去了解與研究的人群。

**講座四**  
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我在宮中的日子  
講者：陳彥亘學姊/文：張韶韻

只要上過考概的人都知道，故宮博物院的展覽品與人類學其實沒有極大的連結，其原因在於故宮的文物缺乏脈絡，那為何學姐會是在宮中呢？從人類學系畢業之後，學姐至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就讀博物館學碩士，而回國之後她先後至故宮博物院與順益原住民博物館服務，最後仍然會到故宮發會自己的專長。

展覽中的燈光與擺設可以影響觀看者對於展覽品的感受，而學姐對於這個領域十分有興趣。在故宮的工作，學姐負責策畫全省監獄的巡迴展，這項工作看似有趣卻也十分冗長。任何一項政策或是預算的通過都需要經過三十人以上的同意，因此學姐將自己比喻為宮女，必須周旋於這些瑣碎的任務。雖然如此，學姐卻也學到，在職場上必須懂得傾聽，並將心打開。

博物館學是我們相對比較少接觸的領域，但是其重要性也不可忽視，因為那是與參觀者最直接的連結。從學姊的經驗中，在博物館中固然有其辛酸的一面，卻因此而得到不同的心得。學姐勉勵我們不要畫地自限，而是要了解他人的想法。這不僅僅是在宮女在宮中生活的存活法則，我想這也是放諸四海皆通用的標準。



黃嬪齡老師



座無虛席的盛況



大家專注地聽著陳彥亘學姊精彩的演講



# 社會與社會性質 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的亞太區域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介紹&心得

文：人類二 李芷綾

這次研討會，請到了美、日、紐等各國學者共襄盛舉，針對台灣目前學術發展現況就幾個議題(場次)與國內學者及在場來賓一同作論辯與腦力激盪。至於為何要辦這個研討會呢?用意就在於提供上台講者一個共同展示自己最近研究成果的平台，並讓參與者能有所交流。

雖然每個人只有短短十五分鐘發表自己的題目，或許這樣來賓才能更快速得到精髓，並得以聆聽更多其他學者的作品與意見，而後給予講者一些回饋與值得反思的空間。這次研討會場次後面所提出的幾個問題，不但讓講者有補充要點的機會，更可進一步針對提問所帶出的幾個疑點，對底下不管是同仁或是學生說明解釋或是自我反思，使研究成果能修整的更完備。

而就我所在的場次可觀察到，會議第一天(文化人類)的參與人數明顯比第二天(考古)來的多，這是否暗示目前台灣人類學的二次分枝，從事社會文化研究者遠比從事考古來的多?若是如此，為何會造成如此局面?難道考古發掘的吸引力會小於異文化田野?或是以前戒嚴時期的政治因素影響到學術發展?

以下將針對五場中的第一、三、四場做一個概括性介紹，含括講者的背景，主題內容及問題討論。

### ※場次一：「地方社會」再思考 ("Local Society" Reconsidered)

- 主持人：顏學誠
- 評論人：林開世
- 論文發表人與論文題目：

神戶大學—藤井 勝：Modern Localism in Northeast Thailand: Recurrent 'Local World' in East Asia

國立清華大學—林淑蓉：Kam Rurality in the Age of Modernity

國立台灣大學—林瑋嬪：Virtual Recentralization: Pilgrimage in the Demilitarized Island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第一場真的一下就讓人進入國際研討會的情境脈絡，全程英文發表，英文評論。這場主題，三篇題目共同關注的焦點都在於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中適應融合與轉變。

第一位藤井先生講的是他在泰國東北Isan地區所做的muang研究。「muang」指的是泰族傳統地方性特質，除指稱政治與統治系統外，同時也含社會與文化意義，簡單來說，muang代表其身分認同，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作者研究的Isan被認定是泰國最低度開發的地區。儘管歷經現代化的衝擊，Isan人群會藉由特別去強調其固有的muang來維持地方認同。一方面仰賴泰社會的國家與全球發展，另一方面，於生活實踐中再製了他們的muang。藤井先生身為日本人，把日本自己的地方性系統「國」(kuni)與「郡」(kori)和muang做比較連結，強調今日討論現代社會的地方主權時，不可忽略這種行之已久的傳統地方主義。而提問的部分，有人問到muang跟日本kuni的比較基礎，還有其復興現象。這個部分他有就問題再作補充，主要是他們所共同代表的傳統性...在此不一贅述。之後的地區分類界定似乎有些狹窄等提問，講者就沒有直接回答，可能需要時間審視一下。

第二位淑蓉女士的文章內容是針對位

於中國貴州省黔东南地區的侗族村寨所進行的研究。以黎平縣肇興的農村現代性為主軸，探討當地居民如何回應全球化與中國社會變遷的局勢。幾個重要的議題像如何在發展觀光與文化遺產保存間的兩難局面維持平衡，村寨內與村寨間權力關係之轉換，人民在保存地方傳統與適應現代生活之間的價值取舍、掙扎等，似乎都是傳統碰上現代化必然會產生的衝擊。但是否所謂的現代化發展就僅代表西化的單一方面?現代化過程中是否應該還有其他面向需要去考量?而文章中所呈現的一種當地居民想進步、現代化，又想維繫傳統的矛盾情形是否有解?這種矛盾何得以發生?政府在其中的操縱力量又是如何運作?...以上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針對這些提問，講者說明時間實在不夠，詳細內容無法在短時間內一一呈現(恩，就是叫我們回家再仔細翻看她所寫論文的意思)。

第三位瑋嬪老師的研究是針對當代漢人在馬祖--一個位處中台之間的去軍事化列島，所從事進香活動。老師受到Tuner對朝聖的思索與意象生成此二面向的啟發，由此來檢視當代馬祖進香虛擬的再中心化本質。這裡所指稱的再中心化是指馬祖島民們在兩岸局勢逐漸穩定的情況下，對重新獲得在冷戰時期，位處中台之間樞紐地位的渴望，即便這份渴望是虛擬的。老師藉由參與2000年來一系列的進香活動，來探討這樣的虛擬再中心化進香儀式，或許賦予了目前正處於邊緣化的馬祖島民們一個穩定自身定位的空間。但這樣型態的進香活動難道真的是傳統的?或者它可能其實是另一種樣貌的現代化?還有這種活動真的是文化性的嗎?從文章描述看來，似乎較偏經濟和政治的層級?而不是更高一層文化的;觀光式的進香團活動是否有其自身的邏輯?宗教神聖的意義在這邏輯下的存在影響力還是強大傳統的嗎?(演講時有提到講者在觀察期間，發現不少專門的進香旅遊團五天的行程中，真正從事進香的時間只有半天左右。這似乎顯示，在現今宗教氛圍低迷的情況下，有些傳統的宗教儀式其中性質早已被摒棄，心卻留於歷史。留下來的，只剩下表面象徵，做做樣子罷了。)針對以上開世老師的猛烈提問，瑋嬪老師也不遑多讓，以流利的英語回應(也許是三位講者中英文最好的)。不過因為時間不夠的關係，到後來變成他們有機會找時間私下討論。

### ※場次三：島嶼場域中的異族/他者 (Alien Peoples or the Others on Island World)

- 主持人：吳燕和
- 評論人：王明珂
- 論文發表人與論文題目：

國立台灣大學—謝世忠：虛實之間的民族史—愛努人的「歷史」與歷史記憶

國立台灣大學—羅素政：島嶼中的「他者」—印尼峇里島華人社群的差異性與階序性建構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Philip F. Xie: Ethnic Panopticon: A Controversy in Aboriginal Tourism

第三場的發表主題，前二者的關連性是都為針對主流群體下，少數族群的研究，第三位則主要引用法國哲學家傅柯的觀點，對當今流行的土著觀光做反思(觀光部分也可以與第一位的研究相呼應)。

這場第一位由謝世忠老師開頭，發表他所做的愛努族研究。講者試圖探討愛努族

史長久以來的呈現場域，藉以說明歷史可能存在的實體與虛幻辯證關係。族人共有的三項關鍵性史觀內涵，包括三大戰役、歧視終身與祖先供養，是該族雖已失去聚落社區，卻仍保強韌族群認同的緣由。

### 古戰事失利 族群落魄蕭條(受歧視) 強化族人對當下不利狀況的理解 祖先供養(支撐內部)

對愛努族人而言，歷史已在現下獲得體現。反之，學術書籍表演等等，形如虛空，無法令成員真正感動。但以宏觀的角度檢視，「學書博演」卻是世界的潮流，大世界藉此媒介認識愛努族。這些媒介不是由愛努的角度，而是從外界(不管是和族、美國或台灣學者等)的角度去著手。產出的東西不是給愛努人，而是給好奇的大眾及觀光客等作為認知這個族群或娛樂用，或多或少會摻有一些外人主觀的偏見。虛實交錯間，敘述歷史者認定一面為真，另一面即可能幻影不存，兩者平行共存，但長期以來對話有限。因為遭受嚴重歧視，民族自信心不足還有國家維護不夠(例：沒有立委保障民額)等，於是有人問到，那他們族人和我們有沒有什麼積極的作為可以來維護愛努族文化?結果令人意外的是，謝老師說愛努族人沒出什麼知識份子，那些有關愛努族的文獻資料都是以和族、外人的眼光去描述的，沒什麼當事人觀點。他們很羨慕台灣的原住民能為自己爭取那麼多權益，還能參政什麼的。之前兩邊原本想辦一個交流會，期望能從經濟、環境、社會等層面加以探討，提升各自的民族地位，結果他們那邊派不出相關的學者，台灣這邊相較起來則一大把，於是只好不了了之。那為何會造成如此慘局(比平埔族還慘)，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恩，在意猶未盡又懶得翻書的情況下，跑去問對此比較瞭解的朋友，得到以下說法：日本的話，他們的情況是北海道太平了，所以就被一起開發掉了。相較之下，台灣山地原住民有地形做屏障所以還能保有一點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而且從清朝以來原住民基本上都是跟漢人分開統治的。另外，北海道算是較晚開發的地區，真正的大規模墾植約於16.17世紀，那時日本島上的民族早就融合的差不多了，加上國家建構的單一民族觀，就比較容易對原住民產生歧視、汙名化，有一大群愛努人的自我認同就是這麼消失的。

接下來是羅素政老師所發表，華人社群在峇里島中作為「他者」的族群認同，及文化延續與社群凝聚等議題的研究。老師從華人作為印尼國族主義下的「他者」概念深入探討，以政治學、歷史文獻的參照與人類學參與觀察的場域來交互探討。由於印尼十九到二十世紀間，國家經歷殖民統治與政治經濟上急遽變化的動盪，再來二十世紀中期獨立建國後，兩任強人政治領袖主導的國族意識的發展，對華外來移民的身分有所限制，加上荷蘭殖民時期的「紅溪事件」及1998年的「排華事件」，使得華人在以印度教為信仰的峇里島上，似乎較能找到一個「他者」得以容身之所在。另外，峇里島王國曾有華人婚入，皇室亦倚重華人的貿易才能，可即便如此，華人在此政治與文化氛圍下仍有許多適應上的困難。這個題目提問的人比較少，印象較深刻的是有人問到當地其他信仰的狀況，老師舉說像天主教的信徒多來自爪哇移民，且多屬中上階層(可以藉由信仰連結到更大的網絡);還有在峇里島待久的情况下，第二、三代以後的華人對當地的認同，有些親屬傳統祭祀觀念，在時間的沖洗下，漸漸被淡忘;而不像其

他國家如美國等會有明顯的華人區，招牌上還寫著龍飛鳳舞的中文字。在這裡生活的人們，普遍低調，做生意招牌還是寫著印尼文，族群象徵似乎只好體現在情境脈絡中(如老師請他們寫一張含有自己中文姓名名片時的情況=>在當下他們感到很熟悉，內心的那股民族情感就要迸發，因為已經好久沒有寫中文字了)。

第三位講者一上台，一口主播式流利清脆的英語喚醒了快倒下去的聽眾，並讓人有回到國際研討會的氛圍感。首先，他提到族群性是群體進行區辨的基本形式，依著社會中不同層面用意，分別指涉「土著的」、「原住民的」、「在地的」等詞彙，這些詞彙的使用方式富有彈性，甚至兼帶模糊。長久以來，土著文化不斷融合、融合於各個文化，並加以再創造，可這類創造如今卻過度流於觀光之途，引發爭議。講者引用法國哲學家傅柯的環控牢房監獄理論(panopticon)。環控牢房中無所不在的監視權力，使囚犯得以習得自我控制與調節。權力宰制下監視者與被監視者的關係，恰可套用於現今土著觀光的形式，在看/被看(遊客/在地的)關係中，顯示出不平等和失衡。觀光在此變成一個可消費的商品，包含感官、嚐鮮、想像等浪漫因素，用以滿足遊客的幻想。觀光客與被觀光者之間的「逢迎空間」被佈設成一切都是為了配合消費活動。講者以中國海南島第一個土著觀光村落(檳榔莊園)為田野，說明他參與其中的發現。當地最大的土著群體是「黎」，從1995~2004的十年間，莊園的目標是要忠實的呈現出黎人的生活、風俗與處境，幫助遊客理解其日常生活。但到了零五年，在發現有利可圖的情形下，地方政府想要發展生態觀光，使遊客獲得該處位於森林的荒野感，增添「好玩性」。過去黎一直被真實呈現，而今莊園方向改變，為吸引遊客，創造出新的觀光產品，黎族表演逐漸邊緣化。由此個案可見，族群性被當作是一個可販賣給觀光客的資源，在這樣不平等的觀光配置操作下，久之，即可能造成真實性與教育價值的喪失。奇觀與娛樂，被賦予更高價值，大眾觀光為追求利益，極盡剝削少數族群之能事。這篇文章，理論性頗強，台下的反應也頗為積極，有研究生問到，海南這個個案其中是否有強烈的光線在主導，那道光線是什麼?黎族莊園為了觀光所創造的「假」表演會不會反過來影響其自身族群認同?講者回應說這些還需要加以長期觀察才能做確認，而那道光線的指涉他還在尋找中。

### ※場次四：東亞世界的考古研究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East Asia)

- 主持人：陳光祖
- 評論人：陳伯楨
- 論文發表人與論文題目：

國立台灣大學—陳有貝：臺灣史前的石鏟意義研究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黃川田修：論殷墟陶鬲的製法—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陶鬲為中心

日本九州大學—李作婷：台灣史前社會稻作農耕發展的研究—以矽酸體分析和石製收穫具為中心

到了第二天換考古組上場，陳有貝老師跟李作婷女士的題目有強烈連結，都是有關台灣農業的起源研究。而黃川田修的研究主要是對早期殷墟遺物中的陶鬲作重新繪量與系統分類，在時代上有其意義。

有貝老師發表的是他對台灣史前石鏟

的研究，文中認為石鏟是一種成熟化的穀類農作之收穫用具，石鏟的出現代表著當時興盛的農業發展。另從石鏟的分布等現象看來，其可能屬某特定族群所有，也和整個東海岸的族群或有淵源上的相關。石鏟→興盛的農業

- ↳集中分佈
- ↳特定族群?

這邊老師也提到有一說把石鏟劃歸成鏟形石刀，不過老師認為此二者是不同東西。石鏟跟石刀的判別主要在於石鏟有鋸齒，且韌線在內側，而石刀的韌線則在上面。但是否石鏟就一定是用來割稻，石刀就一定是拿來取小米呢?似乎不然，台灣新石器時代多用石刀(取野生稻)，少見石鏟，而稻米不一定非得用石鏟才能切割。那麼，石鏟會不會是人工栽培化特有的產物?還有像台灣發掘出的石鏟多從卑南遺址出土，會不會其實在台灣石刀是割稻的主力，而石鏟只是卑南文化下的特殊產物(卑南石鏟型制多相似)?從特殊器物著手似乎較能跟族群文化作連結。還有莖的問題，取稻時莖有無可能一併取下，帶回去另作他用?...針對以上問題，目前還有許多尚待討論的空間，尤其是牽扯到台灣農業起源的議題，為何新石器時代曾有稻作，到後面近代時，卻只能看到小米的種植?以上都是值得去深入探討的。

黃川田修的發表則是針對舊成果作重新省視與研究。陶鬲是中國早期王朝頗具代表性的遺物(底部三支腳，可能是用來燒火的空間)。但關於該時期中國北方各地的陶鬲在製法、用途方面，仍有許多課題待研究。加上李濟等人在三零至六零年代對殷墟陶器的研究，雖已立下良好的基礎，可當時考古學界對陶器的製法、記錄的技術等尚未理論化，所以利用現代技術將研究推向更高層面是必要且具有時代意義的。因此講者重新繪製器物圖，並試圖做出演進表及分類(甲1類、甲2類、乙類、丙類)。我們可以從中找出幾個可拿來重新討論的問題，例如陶鬲背後的製作者為何人，專業工匠或是家戶生產?器物變化(兩底部變低)，此種風格或功能所反映出的意義為何?還有圖表中乙類所呈現的器物缺乏使用痕，會不會這些器物是專門做為陪葬品之用?恩，這些都有待透過講者更進一步的研究證據來加以確認。

最後李作婷女士所發表的是她的博士論文，以矽酸體分析所作的台灣史前稻作農耕之研究。矽酸體分析顯示，台灣的史前時代可能存在兩個稻作系統(稻稻，稈稻)，分別受到印度及日本這兩個具不同發展歷史的稻作系統起源地的影響。另外以石製收穫具為分析對象，結果顯示台灣史前時代石製收穫具的來源應該是多源的。至於稻作的源流，從地理和地緣關係上來看，大陸是最可能的來源，但目前尚無明確資料證實任何可能的起源。此篇論文企圖討論台灣史前稻作起源的多源性，而此種多元性也可從石製收穫具的地域差異所見的地域社會稻作農耕地發展情形相呼應。關於農業起源的議題，如有貝老師那篇所提及的，尚有許多疑點待釐清，如野生稻與栽培稻之間的失落環節在哪?馴化的情形?如何準確的分辨史前遺留的稈稻(以稻殼小穗擇判斷，有殼保存不完全的問題)?現生小米與稻米間的關聯?其他的穀類跑去哪兒了?透過不斷更新的科學證據，我們期望能有效建構出清楚且經得起驗證的台灣農業系統起源史。

## 藝文活動

文：人類一 李敏慈、許芷綾

### 杜鵑花節活動—賽德克·巴萊

展出地點：人類學博物館

賽德克語中賽德克·巴萊意謂「真正的人」，相傳賽德克族起源於白石山，位於花蓮縣秀林鄉西側與南投縣交界。2008年，正式正名為台灣原住民第十四族。而有名的「霧社事件」，即為德克搭雅群的賽德克人與日本人的衝突。

賽德克族人崇拜Utux信仰，也就是祖靈信仰，依此延伸出嚴謹的gaya/waya生活律法系統，並發展許多特有豐富的文化，如紋面、狩獵、編織等。紋面藝術除美觀、避邪外，也代表女子善織、男子勇武，更是死後得以認祖歸宗的象

徵。而傳統的獵首是男人尊嚴的展現，成功與否關係著男性能不能紋面。此外賽德克族更具有精緻的織布藝術，以紅色為主，將不同顏色的麻線夾織為菱形紋圖樣，令人驚嘆。

### 雷雷以風—甲骨文天氣預測特展

日期：99年11月21日~100年10月19日

展出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文物陳列館一樓甲骨展區

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museum/tw/exhibition.php?class\\_exhibon=152](http://www.ihp.sinica.edu.tw/~museum/tw/exhibition.php?class_exhibon=152)

甲骨文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也較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

主要是指殷墟甲骨文，又稱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19世紀清朝光緒年間，國子監(當時最高學府)的官員王懿榮看到一味叫做「龍骨」的中藥上有不知名的文字，其後，人們找尋到「龍骨」的出土地方——河南安陽小屯村，又出土一大批的龍骨，這些龍骨大多是龜甲、獸骨，所以又稱此文字為甲骨文。

敬天、畏鬼與事神是商代人思維的基本模式，而這個模式，大大的反應在甲骨文獻上。從已解碼的甲骨文獻裡，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商代人如何利用占卜來預測氣象及對氣象的驗證，再經由此可知三千多年前中原地區氣象的實況報導，也可以瞭解，氣象對於商代人的生活影響是多麼

的廣大。

甲骨文除記載氣象的預測及驗證外，也記載著商代人的生活形態，例如：耕作、祭祀等等，甚至還可以得知商朝歷史的興衰。甲骨文卜辭中，除了預測氣象外，還可以一探商代人是如何運用占卜儀式去問吉凶、占禍福、定猶豫、解疑難。不得不說，甲骨文是瞭解商代最好的媒介。

### 吳宗霖「築夢秦雅」銅雕創作展

日期：100年02月04日~100年04月17日

展出地點：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網址：<http://www.atayal.tpc.gov.tw/index2.php?link=news&detail=19>

從小在烏來和原住民一同成長的吳宗霖先生，是一位深愛大自然的銅雕藝術

家，喜愛單純手工捶打的樂趣，20多年「銅」心未泯的生活，體悟出「知其性則可為用」的道理，代表作品有「銅鑼系列」—猶如深山禪寺傳出莊嚴又平靜的銅鑼聲，讓人忘卻生活的煩瑣。漂流木，山崩時斷裂的樹根、樹幹、路邊丟棄的廢銅、廢鐵，這些都是吳宗霖先生創作的材料，就地取材信手拈來的靈感化做一件件賞心悅目的作品，是惜福也是慈悲。

本次展覽是藝術家，從原鄉的文化內容及自然美，詮釋出與自身共鳴的創作靈感，多年深植於部落，熱愛藝術與生命，文化深處不斷追問與探索。他的專注投入、內在自覺的創作修為，形塑出豐碩文化圖像。